

<<同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同时>>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6576

10位ISBN编号：753274657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 苏珊·桑塔格

页数：244

字数：135000

译者：黄灿然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本书是苏珊·桑塔格在生命最后几年积极拟订和筹划的一部著作。除了其他写作计划——包括第三本更具自传色彩的论述疾病的书、一部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之外，她打算先出版一部新的随笔集，也即她常说的“我最后一部”随笔集，然后再回头写小说。

书的目录，桑塔格曾准备了多个草案，编排她自《重点所在》出版以来所写的文章，并为她计划写的几篇随笔预留位置，尤其是一篇关于格言式思考的文章——这是她发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题材，日后她的笔记本出版时读者将会看到。

然而，除了那几篇未写的随笔外，这本书已非常接近于她要出版的随笔集。

<<同时>>

内容概要

《同时》的书名取自苏珊·桑塔格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之所以以此为书名，是为了纪念本书多种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

本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作者一些甚少发表、不为人知的杰作。

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

由于桑塔格写作这些评论文章的期间，正是美国外交政策急转弯和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

作者当时对局势的尖锐评估和对布什政府的猛烈抨击现在回顾起来是极具预见性的，而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犀利剖析并不只是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秉承作者两部有关摄影专著（《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的洞察力，对美国暴力文化提出严厉的批判。

但更重要的还是她在恶劣环境中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第三部分是演说稿。

这些讲稿是桑塔格一生写作与行动的融通，是随笔家、小说家、公共知识分子、行动主义者这些她从一开始就具备，但常常泾渭分明的角色的重叠、浸透和深化。

可以说，她一生在理论上赞扬的，在实践中都做到了：她以自己“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从一生深刻而漫长地接触美学所获得的智慧”、“勇气与抵抗”、“道德考量”，而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仰慕者”。

作者简介

苏珊·桑塔格，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

她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2000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耶路撒冷国际文学奖，2003年获德国图书大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2004年12月28日病逝于纽约。

书籍目录

序前言关于美的辩论一九二六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命运
：论安娜·班蒂的《阿尔泰米西娅》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稀奇古怪：论哈尔多尔·拉克斯内
斯的《在冰川下》9.11.01数周后一年后摄影小结关于对他人的酷刑文字的良心世界作为印度论勇气和
抵抗文学就是自由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说明译后记

章节摘录

关于美的辩论 二〇〇二年四月，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终于对数不清的掩盖色魔神父的事件被揭露所制造的丑闻作出反应，他对被召去梵蒂冈的美国红衣主教们说：“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许会有瑕疵，但它的美依然保存着；这是任何理智上诚实的批评家都能分辨的真理。”

教皇把天主教会与一件伟大的——即是说，美的——艺术作品相提并论，是不是太怪了？也许不是，因为这种空洞的比较使他把令人憎厌的恶行变成好像是默片拷贝上的刮痕，或覆盖在一幅古典大画家的油画表层上的龟裂缝，也就是我们下意识地略去或掠过的瑕疵。

教皇喜欢神圣庄严的理念。

而作为一个表示（像健康）某种无可争辩的优点的术语，美一直是作出应急的评价的永久资源。

然而，永久并不是美的较明显的属性之一；对美的沉思，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话，也许会充满感染力，莎士比亚在很多十四行诗中便很懂得发挥这种戏剧效果。

日本传统上对美的颂扬，例如年度观赏樱花盛开的仪式，是深含哀伤的；最激动人心的美是最短暂的。

要使美在某种程度上不消亡，就需要在观念上做很多修补和改变，但不消亡的这个想法实在太诱人、太强烈，根本不应该用称赞更高级的美的化身来糟蹋它。

于是扩充美的概念，顾及各种美，带形容词的美，安排在一个由递升的价值和不受腐蚀所构成的天平上，使用各种隐喻（“心智美”、“精神美”），这些隐喻都优于被普通语言颂扬为美的东西——感官愉悦。

脸孔和身体这种较不“高洁”的美，依然是最常被访问的美的场所。

但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教皇在为几代神职人员性侵犯儿童和为保护性侵犯者而寻找借口时，竟会唤起那种美感。

更重要的——对他重要一是“更高级”的艺术之美。

不管艺术对感官而言在多少程度上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和接受的问题，它一般都在“内在”（相对于“外在”）美的领域获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美似乎是不可变的，至少当它体现——固定——在艺术形式中的时候，这是因为美作为一个理念、一个永恒的理念，是在艺术中获得最佳体现的。

美（如果你选择以那种方式使用这个词）是深刻的，而不是表面的；有时是隐藏的，而不是明显的；安慰人的，而不是扰乱人的；不可摧毁的，例如在艺术中，而不是转瞬即逝的，例如在自然中。

美，那种约定性的高洁的美，是永存的。

美的最好的理论，是其历史。

思考美的历史意味着聚焦于美在特定社群手中的运用。

把美当作无可挑剔的表扬和安慰来使用，不啻是提供某种保障，而按其领导人的意思致力于铲除被视为有害的纷至沓来的创新观点的社群，是不会对修改这保障感兴趣的。

难怪约翰一保罗二世——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受保护受维护的机构——谈起美这个理念就像谈起好人这个理念一样自在。

同样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当那些与美术有关的最具威望的社群献身于激烈的创新计划的时候，美便在那些被诋毁的概念中首当其冲。

美在创新者和标新者眼中只能是一种保守标准；格特鲁德·斯泰因说，把一件艺术作品称作美，意味着它已死。

美的意思已变成“无非”是美罢了；再没有更乏味或市俗的恭维了。

在其他领域，美依然是主宰，不可抑制。

（又怎能不是呢？

）当臭名昭著的爱美者奥斯卡·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宣布“如今，没有任何真正有文化的人...会谈论落日之美。

落日已很落伍了”时，落日在这痛击下顿时晕头转向，然后又稳住了。

当艺术也同样被召唤去赶时髦时，却没有稳住。

<<同时>>

作为一个艺术标准的美被缩减，远非表示美的权威的衰落。

反而是见证了对还存在一种叫做艺术的东西的信仰的衰落。

即使当美是艺术中一个无可置疑的价值标准时，它也是通过求助于某一别的特质而被从侧面来定义的，这特质被假设为某一美的事物的精髓或必要条件。

定义美，无非是颂扬美。

例如，当莱辛把美等同于和谐时，他是在就卓绝或令人倾倒的事物提供另一个总看法。

由于缺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人们便假设有一种衡量艺术中的美（也即价值）的器官或能力，叫做“品味”，以及有一批由有品味的人鉴定的正典作品，这些人是更精妙深奥的满足的追求者，是鉴赏的行家。

因为与生活中的美不同，艺术中的美被假设不一定要明显、昭然、易见。

品味的问题在于，不管品味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时期的艺术爱好者社群内大范围的共识的结果，它都是源自对艺术作出的私人性质的、即时的、可撤回的反应。

而那种共识，不管多么坚定，也无非是局部的。

为了纠正这个缺陷，康德——一位虔诚的普遍化者——提出一种以通用而持久的可辨识的原则作出“判断”的独特能力；被这种判断能力合法化的品味如果得到恰当反映，应为人人所共有。

但是，“判断”并不具备它意图达至的提高“品味”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品味”更民主化的效力。

首先，作为有原则的判断的品味是很难实施的，因为与易变的、经验式的品味标准不同，判断与被认为是无可争辩地伟大或美的实际艺术作品有着最含糊的联系。

况且，如今品味是一个比在十八世纪末期远为脆弱、更容易受攻击的概念。

谁的品味？

或更无礼些，谁说了算？

随着文化问题中的相对主义立场对旧有的评估施加的压力愈来愈大，美的定义——对美的精髓的描述——也变得愈来愈空洞。

美再也不可能是像和谐那样正面的东西。

对瓦莱里来说，美的本质是它不能被定义；美恰恰是“不可言喻的”。

美的概念之难以确定，反映了判断本身——作为某种可以设想为不偏不倚或客观的、并非总是自我服务或自我指认的东西——的威望之受损。

它还反映了艺术中二元话语的信誉之受损。

美把自己定义为丑的对立面。

显然，如果你不愿意说某东西是丑的，你就不能说某东西是美的。

但是，把某东西——任何东西——称为丑，已有愈来愈多的禁忌。

（若需要解释，不妨首先不是去审视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崛起，而是去审视演进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然后才去审视这两者之间的共谋。

）重要的是在迄今一直未被视作美的东西中寻找美的东西（或：在丑中寻找美）。

同样地，对“好品味”这一理念的抗拒——抗拒好品味与坏品味二分法——亦愈来愈强烈，除了若干场合，例如庆祝势利眼的失败和一度被鄙视为坏品味的东西的胜利。

今天，好品味似乎是一个比美更倒退的概念。

严肃、困难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似乎已经过时了，似乎只是势利眼者的阴谋而已。

现在，创新是放松；今天的“容易艺术”向一切开绿灯。

在宠爱近年那些较“用家友善”的艺术的这种文化气氛中，美似乎如果不是明显的，也是虚夸的。

美在我们荒谬的所谓文化战争中继续受打击。

认为美适用于某些事物而不适用于另一些事物，认为美是识别力的一个原则——这曾经是美的力量也是美的魅力。

美一度属于那种建立等级制的概念家族，很适合对身份、阶级、等级和排他性一点也不感到歉疚的社会秩序。

美这个概念，以前是一个优点，如今变成缺点。

一度因为其太笼统、松散、多漏洞而显得脆弱不堪的美，竟被发现是一恰恰相反——排斥太多事物。

<<同时>>

识别力一度是一种正面的能力（意味着精纯的判断、高标准、严谨），如今变成负面：它意味着以偏见、狭窄、视而不见的态度对待那些有别于我们自己认同的事物的优点。

针对美的最强烈、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艺术中：美——以及对美的关心——是会带来限制的；用现在的习语来说，是精英主义的。

人们觉得，如果我们不说某东西美而说它“有趣”，则我们的欣赏范围就可以包容得多。

当然，当人们说一件艺术作品有趣，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喜欢它——更别说他们认为它美了。

它通常无非意味着他们认为他们应喜欢它。

或他们有几分喜欢它，尽管它不美。

或他们形容某东西有趣，可能是为了避免把它称作美这种陈腐说法。

摄影是“有趣”最先以及很早就获胜的领域：新的、摄影式的观看方式提议把一切当作相机的潜在题材。

美催生的题材实在太广泛了；而且没多久，美作为一种判断也显得不够酷了。

对一张关于落日的照片，关于一个美丽的落日的照片，任何一个有起码的驾驭精致语言的能力的人也许宁愿说：“确实，这张照片蛮有趣。

” 什么是有趣的呢？

主要是以前不被认为是美（或好）的东西。

病人是有趣的，一如尼采指出的。

恶人也是有趣的。

把某东西说成有趣，是暗示挑战旧的赞美秩序；这样一些判断渴望被视为傲慢，或至少被视为单纯。

“有趣”——其反义词是“沉闷”——的鉴赏家欣赏碰撞而不是和谐。

自由主义是沉闷的，卡尔。

施米特在写于一九三二年的《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如此说。

（翌年，他加入纳粹。

）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政治缺乏戏剧性、特色、冲突，而强大的寡头政治——和战争——则是有趣的。

。

编辑推荐

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因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之并发症在纽约与世长辞。四年之后的2008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将在这位伟大女性的逝世纪念日前后，隆重推出她的最后一部随笔集《同时》，以纪念桑塔格逝世四周年。

《同时》的书名取自苏珊·桑塔格最后一次演说的标题，之所以以此为书名，是为了纪念本书多种声音的性质，纪念她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美学思考与伦理思考、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的不可分割性。

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作者一些甚少发表、不为人知的杰作；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第三部分是演说稿。

<<同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